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木行上

傳曰田獵不宿鄭康成曰不宿不宿舍也角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爲不豫不宿禽服虔曰或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此獻禮也顏師古曰不以其時也飲食不享鄭康成曰享獻也不如獻禮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此獻禮也顏師古曰不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繹也出入不節鄭康成曰房有三道出入奪民農時鄭康成曰房心農時之候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之象也及有姦謀鄭康成曰亢爲

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謀增賦履畝之事奪農時者臣
則木不曲直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爲逆天地爲木木性
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
材故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又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康成曰不恭則是不肅恭也君貌不能謹其事
也厥咎狂鄭康成曰君臣不恭則倨慢如狂厥罰常雨鄭康成曰貌曰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厥極惡鄭康成曰木
於人爲惡時則有服妖鄭康成曰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孽鄭康成曰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故屬木雞禍鄭康成曰雞畜之有

冠翼者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鄭康成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欲伐上之禍也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惟金沴木服虔曰沴音戾鄭康成曰沴害也如日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人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沴之乘沴之於是神怒人怨爲禍亂故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五行先見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各以物象爲之占者也

說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謹也內曰恭外曰謹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謹萬事失在狂狂易故其咎狂顏師古曰狂易謂其常性

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
（貌醜惡亦是也）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
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
（顏師古曰剽音匹妙切）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
有服妖有龜孽（以爲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
（魚大上魚孽之比）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
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祥凡貌
（亦是）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之

傷者痾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
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
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
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
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
則致春陽常旱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
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
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
攸好德顏師古曰攸所也好者德也

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

劉歆又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説以爲於
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
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説非
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
唯此一事耳禍與妖痾祥眚同類故不得獨異
木不曲直
劉向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
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顔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雜之衡牙玭珠以納其間右徵角

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爲行步之節度登車有和鑾之節顏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爲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栖衡鈴施於鑣上動皆有聲以爲舒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曰三驅即乾豆賓客充庖之禮也飲食有享獻之禮顏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傜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

直及木爲變怪臣瓚曰若梓樹生變爲人形是爲木不
曲直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所坐聽事
棟中折恪妄興徭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
故木失其性以致毀折師旋恪誅
晉武帝太康十年宣帝廟地陷梁折梁折者
木不曲直也明年武帝晏駕王室遂隳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
都擊長沙王乂軍始引牙竿折俄而戰敗機

誅穎亦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桓靈寶始篡龍旂竿折靈寶田獵無度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旂以象三辰章著明旂竿之折高明去矣靈寶果敗

齊高帝建元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武帝永明六年石子岡栢化爲石時車駕數遊幸木失性也

鬱林王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齊梁無故出血

明帝建武初始安王遥光治東廟截東安寺屋
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雨木冰
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
而木爲之冰雰氣寒也
劉向曰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
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
木先寒故得雨而冰或曰木介者
甲兵之象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傳曰寒過節冰
封着樹也公羊高曰木者少陽大臣之象冰
者凝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
兆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齊公子偃見誅又
晉執季孫行父及公此執辱之異穀梁赤曰
是歲晉楚戰于陽陵呂錡射恭王中目而敗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是年六月利
成郡兵殺太守徐質據郡反貴臣有害之應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雨木冰後二年周顗

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雨木冰是年湯浩北伐
軍敗廢黜又曰荀羨北伐桓溫入關之象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雨木冰時王恭庾
楷王國寶湯仲堪分據藩州雖邪正異規終
同夷滅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雨木冰時司徒侯景
制河南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
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辱貴臣有

害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時清河王
岳爲高歸彦所譖以憂死
武成武平元年冬雨木冰二年二月又雨木
冰其年録尚書事和士開專政爲琅邪王儼
矯詔殺之領軍庫狄伏連右僕射馮子琮並
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陽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雨木冰其年周師入晉

不可勝數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寒冽
數日不解寧王憲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
大臣當之其月憲卒
德宗正貞元四年正月陳留十里許天雨木皆
大如指長寸餘木有孔通中所下立者如植
木枯再生
京房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
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
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
爲天子者昭帝後以昌邑王賀嗣狂悖失道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爲
宣帝宣帝名病已本
已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
生枝葉上出屋王祖父也伯莽高劉向以爲王氏貴
盛將代漢家之象後王莽篡位自說初元四

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祥興於高祖考理門門爲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不可久也其後敦以背命加戮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柳樹枯倒六載忽

復起生至九年五月吳縣吳雄家有死楡因
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
爲吳王時雖改封琅邪猶食吳郡爲邑是帝
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又見吳
邑吳雄之舍其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
僵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後哀帝
晏駕海西嗣位未幾而廢簡文自藩王入纂
享國不踰二年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

西昌脩明之祥又應帝諱義帝與漢宣帝同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案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
涼州尋降于苻堅
宋明帝太豫中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數年更
生華葉其年帝晏駕京房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大喪
後齊高祖建元初朱雀街華表柱忽生枝葉
其年帝晏駕

建元二年武陵都尉治齋樹冬生葉占木冬
華天下大有喪後二年帝晏駕
梁元帝太清二年武陵王紀僭號益州內寢
殿柱繞節生華莖四十有六枝似蓮子尋遇害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
三尺六節十二枝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
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意以爲不勝永業將致
危亡帝不悟後太子立爲煬帝果亡國
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

尺京房曰妃后有專木作復立斷枯再生時
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華葉復
生京房曰木再榮國大喪是歲帝晏駕
唐高祖武德四年亳州太清宮長安興聖寺
並枯樹生枝葉太清老子之後興聖又高祖
本宅興宗之應
朱梁高祖開平二年正月潞州壺關縣村人
伐樹倒自分爲二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

四載石進及晉高祖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
字中兩畫加十字則申字蓋晉祖以丙申年即位
木生如人狀
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
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鬚耳後王莽專政篡
立之應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

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
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
面是後王敦稱兵作孽禍敗無成（漢世此妖人貌備具）
前趙劉曜光初三年陝城西明門大樹風吹
折經宿樹變人形髮長一尺髭眉三寸皆黃
白色有斂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
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時長

水校尉尹車謀叛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剥若
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
封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晏駕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木行上

木有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南出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士庶死者十餘萬剖越棺焚其屍洛京亦尋覆沒皆桑哭之應也

安帝時諸葛長民常一月中十數夜眠中驚
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正見一物甚黑有手
脚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
桷間悉見蛇頭以刃斫之應刃隱藏去輒復
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伏誅。
北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盛夏爲其昭儀符氏
鑿曲光海清涼池熙游城南止大柳樹下若
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有蛇長
丈餘從樹中出時軍馮跋張興以熙虐政亡

奔推慕容雲爲王發尚方徒攻熙敗入龍騰
死微服隱林中爲雲所弒
後齊末趙州李伯孫兄弟並無賴其妻上機
欲織躡機作聲云伯孫禍至妻怖走告弟共
聽如故謂是人語不信入宮遣躡聲轉分明
大小驚恐將機五道欲焚之縣令曰卿闔家
不良招致口舌令後俱念善殃各自滅自是
闔門爲善家終無災
周太祖廣順二年樞密使王峻領青州節度

有司制節迎授前夕有聲先是後唐安重誨
爲河中節度授節亦有聲皆木妖二臣後俱
誅死
木斷復續
京房曰棄正作淫木斷自屬后妃有專則木
斷復續
什復立斷木再續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
自立社山陽橐芧鄉社有大槐樹橐縣名屬
鄉橐縣山陽郡芧
之鄉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長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十丈七尺民折忽自立相屬是時正道多僻張夫人專寵及帝晏駕歸各于張

梁文帝宣后廟有四桓甚茂侯景篡位脩南郊路伐之始斫枡南面二株再宿悉生長數尺方冬翠茂景大惡之旬日景敗見殺

唐昭宗天祐五年長柳巷民家有桃樹已伐

經年舊坎猶在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議者以漢昭上林仆木起生而宣帝中興之兆今此乃莊宗中興之應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老君殿前枯檜再生一枝議者以唐室中興之應

木自拔

京房曰木失其性則自拔

漢靈帝熹平五年十月御殿後槐樹自拔立

根向上槐者三公之象時三公不以德進槐

樹倒植之應後果太師董卓爲亂

前涼張軌時張掖有大樹自拔根倒地經日
還立如初時劉曜王彌入掠京都焚宮闕乘
輿蒙塵百官失守僵尸塗地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宮中大樹數圍夜半無
故自拔案齊以木德王其年後主傳位太子
明年國亡
木變生枝葉
商紂末周文王太子發於闕前植梓樹一夕
化爲松栢是後紂爲武王所伐

晉惠帝元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桓壯武
張華封邑未幾華遇害
後燕慕容寶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
拔後數年社處忽生二桑先是遼川無桑及
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以吳王中興蓋寶嬪州桑悉由吳來
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蓋寶嬪州桑悉由吳來
齊明帝時常侍王晏父墓前桓樹變爲梧桐案
桐雖有栖鳳之名而失後凋之節未幾晏誅
貌之不恭

魯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
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
之容殆必禍者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果殺厲公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還謂
其馭曰莫囂必敗（莫囂楚官名即屈瑕）舉止高心不固
矣遽見楚子以告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莫囂縊死
周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惰於受瑞（天子賜諸侯命圭以爲瑞）先自棄也何繼
之有禮國之幹也恭禮之輿也不恭則禮不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未幾惠公果
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恭（郤錡晉大夫）
乞師欲伐秦也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禮身

之幹也恭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受命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後四年郤氏亡

魯成公時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恭（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劉子曰吾聞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二人皆周大夫）膰戎有受脤（膰祭肉也）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後五月成肅公卒

衛定公享苦成叔（苦成叔晉大夫）郤犨（郤犨晉使郤

犨如衛故定公享之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後三年苦成家亡

魯襄公時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孫子亡辭亦亡悛容悛改也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其後孫子逐其君而叛

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恭子產
曰蔡君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
勞于東門而傲（日謂往日適時子展鄭大夫）晉之夫）吾曰猶將
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惰教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
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禍後果爲世
子般所殺

魯襄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禰（禰襄公之子）穆叔
曰是人也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不度不度也禮度也遵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是爲昭公後果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乾侯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尹圍即公子圍也大夫名它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其儀不忒謂有爲君之心言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恭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不則以

在民上何以終世後果殺君篡國敗於乾谿
周單子會於戚（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不登帶言徐（視下）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
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襘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
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導容貌也今單子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
蔡平公之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正位嫡之）

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叔孫婼婼曰蔡其亡乎君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塈塈息也今始即位而適甲身將從之是年蔡侯朱果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水名今洛陽是也魏舒晉卿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卿魏獻子大事奸誼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因放火而見燒田獵殺
魯定公時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定公薨其後哀公伐邾以邾子來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子貢言語之士今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立劉盆子爲天子然視之如小兒正旦君臣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大司農楊音案劒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盆子遂破崇安皆誅唯音以關內侯壽終

光武晏駕山陽王荊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

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荊同母弟太后在故隱
之止從廣陵荊後謀反自殺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后故強請奪沁水長
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買不治其罪帝
公主田問憲以后故但譴敕之顧之帝嘗幸
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
者多害之其後憲兄弟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
度至於歸家猶驅入門百姓曰梁氏滅門驅

馳後果誅
魏鄧颺行
若無手足
槁木此皆
者爲風所
火所燒自
晉惠帝元
之飲對弄
不恭胡狄
侵中國之
則筋不束骨脉不制
肉起立傾倚
不華色容若
何晏則魂不守宅血
貌不恭也管輅謂颺
爲鬼躁鬼躁
收凶終之兆晏爲鬼
幽鬼幽者爲
然之符後皆坐誅
康中貴游子弟相與
爲散髮倮身
婢妾希世之士恥
與焉蓋貌之
萌其後果有二胡之亂

元康時賈謐以親貴數入宮與儲君游戲無降下心
嘗因乘其基爭道成都王穎曰皇太子國之儲貳
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此貌不恭也後果及禍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
臺府淫縱專驕一不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
冏終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
易于寶曰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此貌不
恭之應俄而道子廢爲庶人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
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拜日國僚不重白
默拜廐中王人將返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天戒若
日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果被殺
侯景僭梁位號外圓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
其不免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有驕矜之色性又
沈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爲西魏所陷
卒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康令章華
諫以謂非祗肅之道後主怒斬之又引江總
孔範等內宴專以詩酒爲娛無復尊卑之序
號爲狎客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又諫以酒
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神怒民怨臣恐
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
幾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功驕矜日甚
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

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其上帝惡之後誅死

後齊神武喪祕不舉文襄時爲世子朝魏帝於鄴既宴起儛及嗣相位又朝魏帝侍宴而惰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

主親勞將士流涕慷慨以感激自奮孝卿授
以辭後主對衆嘿無所言赧然大笑左右皆
哂將士忿怒皆無戰心尋爲周師所虜
隋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曰天下
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
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識者以帝矜己而輕天
下能不亡乎帝又喜習吳音其後果終於
江都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